

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四日

蕭伯納在上海

沈其倫署

784.18
4422.3

蕭伯納在上海

有卷

樂雯剪貼翻譯并編校

魯

迅

藏

書



蕭伯納與各記者合影

序 言

現在的所謂“人”，身體外面總得包上一點東西，綢緞，氈布，紗葛都可以。就是窮到做乞丐，至少也得有一條破褲子；就是被稱為野蠻人的，小肚前後也多有了一排草葉子。要是在大庭廣衆之前自己脫去了，或是被人撕去了，這就叫作不像人樣子。

雖然不像樣，可是還有人要看，站着看的也有，跟着看的也有，紳士淑女們一齊掩住了眼睛，然而從手指縫裏偷瞥幾眼的也有，總之是要看看別人的赤條條，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齊的衣褲。

人們的講話，也大抵包着綢緞以至草葉子的，假如將這撕去了，人們就也愛聽，也怕聽。因為愛，所以圍攏來，因為怕，就特地給牠起了一個對於自己們可以減少力量的名目，曰“諷刺”，稱說這類的話的人曰“諷刺家”。

伯納蕭一到上海，熱鬧得比秦戈爾遜利害，不必說畢力涅克和穆杭了，我以為原因就在此。

還有一層，是“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”，但這是英國的

事情，古來只能“道路以目”的人們却不敢的，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，就要聽洋諷刺家來“幽默”一回，大家哈哈一下子。

還有一層，我在這裡不想提。

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褲。於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，耳朵也不同起來了，批評也不同起來了。蹇卣願意他主張拿拐杖，癩子希望他贊成戴帽子，塗了胭脂的想他諷刺黃臉婆，民族主義文學家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。但結果如何呢？結果只要看嘮叨的多，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。

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。英系報，日系報，白俄系報，雖然造了一些謠言，而終於全都攻擊起來，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。至於有些中國報，那是無須多說的，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。這跟也跟得長久了，只在“不抵抗”或“戰略關係”上，這才走在他們軍隊的前面。

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，而故事竟有這麼多，倘是別的文人，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，這不是一件小事情，所以這一本書，也確是重要的文獻。在前三個部門之中，就將文人，政客，軍閥，流氓，叭兒的各色各樣的相貌，都在一個平面鏡裏映出來了。說蕭是凹凸鏡，我也不以為確鑿。

餘波流到北平，還給了大英國的記者一個教訓：他不高興中國人歡迎他。二十日路透電說北平報章多登關於蕭的文章，是“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”。胡適博士尤其超脫，說是不加招待，倒是最高尙的歡迎。

“打是不打，不打是打！”

這真是一面大鏡子，真是令人們覺得好像一面大鏡子的大鏡子，從去照或不願去照裏，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着的原形。在上海的一部分，雖然用筆和舌的還沒有北平的外國記者和中國學者的巧妙，但已經有不少的花樣。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，雖有未曾收錄的，或後來發表的東西，大致恐怕總在這譜裏的了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燈下

魯迅

蕭伯納在上海

目 錄：

寫在前面·····	1
一 Welcome·····	5
“不顧生命”·····	7
“祇求幽默”·····	41
二 晤蕭的國際聯合戰線·····	61
三 政治的凹凸鏡·····	91
四 蕭伯納的真話·····	105
五 蕭伯納及其批評·····	113

寫 在 前 面

——他並非西洋唐伯虎

蕭伯納在上海——不過半天多功夫。但是，滿城傳遍了蕭的“幽默”，“諷刺”，“名言”，“軼事”。彷彿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。他說真話，一定要傳做笑話。他正正經經的回答你的問題，却又說他“只會諷刺而已”。中國的低能兒們連笑話都不會自己說，定要裝點在唐伯虎徐文長之類的名人身上。而蕭的不幸，就是幾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這麼一個“戲台上的老頭兒”。

但是，真正歡迎他的，不是這些低能兒。事前的“歡迎者”，各自懷着鬼胎，大家都想他說幾句於自己有益而刺着別人的話。而事後一些“歡送者”，就大半瘋頭瘋腦——大失所望。“和平老翁”，變成了“借主義成大名…掛羊頭賣狗肉的”了。

可是，又捨不得他這個“老頭兒”，偏偏還要借重他。於是乎關於他的記載，就在中英俄日各報上，互相參差矛盾得出奇。原本是大家都想把他當做凹凸鏡，在他之中，

看一看自己的“偉大”而粗壯，歪曲而圓轉的影子；而事實上，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鏡，把蕭的影子，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，搗搗得像一副臉譜似的：村的俏的樣樣俱備。

然而蕭的偉大並沒有受着損失，倒是那些人自己現了原形。蕭伯納是個激進的文學家，戲劇家。他反對那些幹文字遊戲的虛偽“作家”，他把大人先生聖賢豪傑都剝掉了衣裝，赤裸裸的搬上舞臺。他從資產階級社會裏出來，而揭穿這個社會的內幕。他真正爲着光明奮鬥。他戰勝着自己身上的舊社會的玷辱和污點。他並不吊住在自己的迷誤的“主義”和“思想”上，而昧着良心來詛咒新社會的產生。他只見到過“改良”，而事實却是“革命”，他沒有因此就惱羞成怒；相反的，他立刻向着“革命”開步走。於是乎那些賣人頭的，都噓噓的“歡送”他。

所以真正歡迎他的，只有中國的民衆，以及站在民衆方面的文藝界。中國的民衆並不當他是什麼“革命的領袖”，“完全的社會主義作家”，更不會當他是偶像。他們認識他現在是世界的和中國的被壓迫民衆的忠實朋友。

我們收集“蕭伯納在上海”的文件，並不要代表什麼全中國來對他“致敬”——“代表”全中國和全上海的，自有那些九四老人，白俄公主，洋文的和漢文的當局機關

報；我們只不過要把蕭的真話，和歡迎真正的蕭或者歡迎西洋唐伯虎的蕭，以及借重或者歪曲這個“蕭伯虎”的種種文件，收羅一些在這裏，當做一面平面的鏡子，在這裏，可以看看真的蕭伯納和各種人物自己的原形。

1933, 2, 22.

I Welcome

Welcome 伯納蕭！歡迎伯納蕭！

但是，上海歡迎蕭伯納，以及關於蕭伯納的文章太多了，擠在一起似乎不大舒暢。因此，我們決定把這一欄再分成上下兩半截。一時想不出適當的兩個標題。可巧申報的「春秋」上有這麼一段話：在此「不顧生命，祇求幽默」的潮流中，世界第一流幽默文學家蕭伯納老先生，居然抱着「溫和的傲態」，光臨「渠以為殊有興趣的中國政府治下的中國」。中國是否有什麼「不顧生命，祇求幽默」的潮流，倒還並未查考出來；不過這却便宜了編者——我們就機械地把這個「潮流」的尊號截成兩段：上半截叫做「不顧生命」，下半截叫做「祇求幽默」。

這種「割裂」完全是機械的，別無其他用意——特此申明。

“不顧生命”

歡迎蕭伯納	李 翼
蕭伯納頌	何家幹
誰的矛盾	魯 迅
迎蕭灰鼻記	洪 深
蕭伯納和高爾斯華綏	郁達夫
介紹蕭伯納	郁達夫
說真話	張夢麟
關於蕭伯納	玄
紳士階級的蜜蜂	許 傑
“回去告訴你媽媽”	陽 秋
談蕭伯納	林語堂
蕭伯納的幽默	韜 奮
飛遊長城	慧 珠
無文化無組織的民族的路	樸
歡迎伯納蕭	林 一

歡迎伯納蕭

李 翼

英國文壇的老大家，伯納蕭已經來滬了，關於這位老戰士的來華，我們表示着萬分的歡迎。

蕭是生長在老大帝國主義國家的英吉利，他已經有七十七歲的高齡，他是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，但是他絕對不像鄧南遮的歌頌着法西斯蒂的威力，他也不像高爾斯華綏一樣，對於時代乃至於政治的“冷淡”，自然，蕭過去曾經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，但是當他目睹了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五年計劃的成功，以及全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刻，他就意識到未來的世界，是必然的屬於革命的建設和生產者，所以他從蘇聯回到英國時，回答專門發問“蘇聯壞到怎樣？”的新聞記者，是非常有力的兩句話：“我只看見好的地方，沒有去找壞處！”這兩句話，不但揭穿了大波立頓紳士們的污蔑蘇聯的謠言，同時更給關心着蘇聯情形的勞苦羣衆們，一個忠實的情報。

不但如此，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爲，強佔了東三省，進攻上海，強佔榆關，這轟天的大砲聲，不但轟起了全中

國乃至於全世界勞苦大眾反帝的高潮；同時更轟動了這位老作家的心，他於是就到東方來實地觀察帝國主義的強暴，和反帝大眾的雄姿。在中國作家之羣，聽得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榆關就不敢去北平，和北平的學生倉忙逃難的現在，這位老作家的精神，是何等的可佩？

不但如此，當這位老作家經過印度時，幾十位新聞記者包圍着問他對甘地和印度獨立的意見時：他的回答是，“絕食不是辦法，假使我碰到甘地時，一定叫他喫飯”，而對於印度獨立，是更有力的一句話，“印度隨便獨立好了”。這雖是有點幽默的氣分，但英帝國主義的最聰明的走狗(甘地)的裝腔做勢，已經打得粉碎了。

自然，這位老作家到現在為止，還不過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同情者(就文學上說就是同路人)，我們希望他能夠更進一步爲着最廣大的大眾奮鬥！

伯納蕭先生啊！高爾基在你的前面，你努力的追上！最少你也應該學到巴比塞，那樣參加反帝國主義的實際運動！我們希望着！

蕭伯納頌

何家幹

蕭伯納未到中國之前，“大晚報”希望日本的軍事行動會因而暫行停止，呼之曰“和平老翁”。

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後，各報由路透電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，題之曰“宣傳共產”。

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，“君甚不像華人”，蕭並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爲異，問曰，“彼等其幼稚至於未識余乎？”（十一日路透電）

我們是老練的，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，上海工部局的章程，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，誰和誰是仇讎，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。但對於蕭，惜哉，就是作品的譯本也僅只有三四種。

所以我們不能認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後的思想，也不能深識他游歷蘇聯以後的思想。但只就路透電所傳，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“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爲赤色革命家，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，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，則汝可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”的話，就知道他的偉大。

但我所謂偉大的，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爲赤色革命家，

因為我們有“特別國情”，不必赤色，只要汝今天成爲革命家，明天汝就失了性命，無從到四十歲。我所謂偉大的，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，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，而且並不離開了現在。

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，坐飛機離開中華民國，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，“政如飄風，民如野鹿”，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，況且也不准想，不敢想。

又何況二十年，三十年之後呢？這問題極平常，然而

是偉大的。

此之所以爲蕭伯納！

——自由談，二月十八。

誰的矛盾？

魯迅

蕭並不在周游世界，是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的嘴臉，應世界上新聞記者的口試——然而下了第。

他不願意受歡迎，見新聞記者，却偏要歡迎他，訪問他，訪問之後，却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。

他躲來躲去，却偏要尋來尋去，尋到之後，大做一通文章，却偏要說他自己善於登廣告。